

| 河 洛 |

【娜说河洛】

## 炸两片牡丹尝尝

□记者 张丽娜 文/图



洛阳特产牡丹饼

牡丹花瓣，把那芬芳娇嫩的牡丹用油炸着吃。

这个近乎蹂躏牡丹的“残忍”吃法，很受苏东坡青睐——当然，在苏先生和他的同好们看来，炸牡丹不是虐待牡丹，而是爱它的表现。

苏东坡曾写过《雨中看牡丹》，其中有“未忍污泥沙，牛酥煎落蕊”的句子；他还写过《雨中明庆赏牡丹》，说“明日春阴花未老，故应未忍着酥煎”。他不忍心看见那么美的牡丹凋谢在污泥里，索性用酥油将它们煎炸着吃。

苏东坡是有名的吃货，一道东坡红烧肉，在吃货们心中流芳千古。可这油炸牡丹，还真不是他的独创。

据宋书《古今事类聚》记载，后蜀时期，高官李昊常把牡丹作为礼物赠送给好友，附赠兴平酥，还切切嘱咐：“花快谢的时候，赶紧用酥油煎炸一下吃掉，莫要浪费了如此香艳的好东西！”

南宋初年有个吴太后，也喜欢吃炸牡丹，为丰富口感，炸之前还将花瓣裹上面汁。

也有宋人炸牡丹时放盐，当咸菜，用来下饭。

明清时的美食家将炸牡丹这一

传统发扬光大，并且扩大外延，几乎尝试了所有能吃的花瓣：炸芍药花、炸栀子花、炸玉簪花、炸荷花……只要吃了不会被毒死，都敢尝试。

明代文人王世贞，摘取书房前的玉兰花，挂上面糊油炸。他好吃甜食，所以吃时撒上糖粉。吃完炸玉兰花，他感觉“芳脆激齿”。这个形容很精妙，爽脆芬芳、唇齿留香，谁吃谁知道。

苏东坡和王世贞都是风雅之人。鲜花盛开时，他们用心欣赏；花将凋谢时，他们细心品尝。赏而未尽则吃，精神满足，肚子也满足，这大概是他们对美好事物的终极推崇。

也有人骂他们装风雅。《牡丹荣辱志》的作者，话说得尤其难听：你们这些炸牡丹的吃货，跟头戴鲜花上厕所、坐在花丛前酗酒的人没啥两样，简直是牡丹的灾难！

是真风雅，还是装风雅？被吃的牡丹最有发言权，可惜牡丹不能言。就一朵牡丹来说，牛嚼牡丹与人嚼牡丹，其实没啥区别。

但是，牛嚼了牡丹闷声不响，人吃了牡丹还要感叹一番，说是将花儿吞进肚子里最享受、最保险，还说牛糟蹋了牡丹，这就有意思了。

【诗画河洛】

## 一片冰心在玉壶

□王恺



(资料图片)

寒雨连江夜入吴，平明送客楚山孤。  
洛阳亲友如相问，一片冰心在玉壶。  
——王昌龄《芙蓉楼送辛渐》

每每想起王昌龄的“洛阳亲友如相问，一片冰心在玉壶”，我就会觉得格外亲切。但洛阳人对王昌龄的认知，往往忽视两点：一是王昌龄在诗坛上的地位有“诗家天子”和“七绝圣手”之称，在当时很有名，洛阳的达官显贵、社会名流无不仰慕其才华；二是对王昌龄与洛阳的关系知道得不多。

这里不说王昌龄的诗歌艺术成就，只说说他与洛阳的故事。

王昌龄性格内向，不事张扬。在洛阳做了校书郎后，他勤勤恳恳，安分守己，渐渐地喜欢上了东都，把家也安在这里。他的两个儿子已经成家，大媳妇娘家石门谷，是姐姐做媒；二媳妇是洛阳姑娘，虽然娘家门第不是太高，但是人好，有文化有教养，孝顺爹妈，和睦邻里。

眨眼间王昌龄来洛阳又过去了两年，算起来他在校书郎的任上已经有五年了，但仍没有升职的迹象。宰相张九龄很欣赏他，认为他早该升职了，关键是内敛的王昌龄不主动要求，也不活动。尽管张九龄先后担任过多重职务，但这些职务都管不了官员的升迁。他有心提拔王昌龄，却爱莫能助。至于皇上为什么不重用王昌龄，张九龄也想不出什么原因。再说，张九龄在外面任职多年，对朝廷的事情也不怎么了解，万一说错了，就会大祸临头。所以，张九龄对王昌龄的事只好保持沉默。

王昌龄仍然保持豁达的胸怀，从来没有跟人提起关于职务的事儿，也从来没有发泄内心的不满。很多人来到东都已经觉得很不错了，这里自古是宜居城市，能否升迁无所谓，万一去个糟糕的地方还不如不动。于是，王昌龄认真从事校书郎的工作，或者跟同事朋友聚会，饮酒赋诗。在他看来，这样的生活很平静，在此安度晚年也是人生幸事。在洛阳的几年时间里，他写下大量诗歌，其中有不少是歌咏洛阳的，这为他在当时乃至后来的文坛上赢得了很高的声誉。

【河图洛影】

老宅古韵

## 王凌汉庄园

汝阳县蔡店乡蟒庄村的王凌汉庄园，是民国时期国民党中将军王凌汉之弟王凌云所建的大宅，原制三进四合，房屋二十余间。

该庄园虽然始建年代距今并不久远（始建于1946年），但它是洛阳目前保存较为完整的传统民居大院，单从建筑构件完整性和精美程度来讲，其文物价值较高。

(资料图片)



老城乃至整个河洛地区那些积淀深厚、古韵犹存的老宅，会不会渐渐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？河洛文化的血脉会不会因此不再丰盛？

请您拿起相机或手机，记录下老城那些残存的文化符号——老宅，展示它们沧桑的容颜和动人的故事。

■ 投稿邮箱:wbheluo19@163.com ■ 电话:0379-65233687